

□ 姚水长

我的母亲——我的娘

母亲上世纪 50 年代初,出生在岑巩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1 米 4 的瘦小个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1974 年 10 月与父亲结婚后养育了大哥、二哥和我。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二哥曾说“我们是妈妈用背篋背着长大,背出的大学生。”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全家,她不仅给了我们生命,更赐给了我们灵魂。

我一岁那年,父亲因严重风湿瘫痪了三年,犁田耕地、割草砍柴家里的重担全在母亲的身上。母亲一边照顾父亲和我们三兄弟,一边到处寻医,一边还承担里里外外的家庭事务,母亲在一场场“大仗”中早已练就了分身之术。

父亲看见母亲这样每天操劳,就说把我送人,母亲死活都不同意,她说“孩子是我身上落下的一块肉,把他送给别人,就像从把我身体砍去了一块肉,我不再是个完整的人,这个家也不再是个完整的家。”母亲用她的坚毅和善良化解了生活中的每一次苦难。

五岁那年,父亲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但我们家仍然吃不饱。还未上学前,每逢稻谷收割后,常有一些稻粒散落在田里,母亲就背背篓勾着腰一脚一脚在田里捡谷粒,还不懂事的我跟在母亲的背后,不是捉蚂蚱,就是追赶小鸟玩。一天,



贪玩的我把一碗米打掉在地上了,是用竹筒装的,一筒有 7 两米,常见母亲捡谷粒的我知道米的来之不易,从犁田、插秧、除草到收稻谷,从春天、夏天一直辛苦到秋天,不知父母流下多少汗水,脚板磨破了多少了肉泡,肩上换了多少老茧。我想了又想,用最笨的方法,一颗颗的捡,可捡了好久都没能捡起来多少,我想起了母亲捡谷粒的辛苦,顿时号啕大哭起来。这一幕正好被母亲撞上,她放下农具一把紧紧地抱着我,用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安慰我。母亲就是这样教育我们,成长的路上,她用母爱温暖了我们,也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十岁那年的夏天,烈日当空,被强烈的日光照射,动物、植物都焉了,藏起来不肯见

□ 李敏

妈妈,让我牵您的手

妈妈的手大而温暖,记忆中,小时候我睡觉必须要牵着妈妈的手才能入睡,就是妈妈的这双手为我洗衣做饭、牵着我走过我人生的每一步……

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姑娘,会说一口流利的侗话和苗话,妈妈也是当地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看病、输液、打针、接生样样都在行,那时的条件艰苦,交通非常不便,妈妈经常背着药箱走村串寨到病人家里看病,而且经常是免费出诊。工作 30 多年,妈妈已记不清背烂了多少个药箱,走坏了多少双鞋,免费为多少老乡看过病,迎接过多少新生命。

我深深记得,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亲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送来了一位面色苍白,不停呻吟的孕妇,那晚时间过得特别慢,夜特别长,后来,随着听到孩子清脆的哭声打破了夜的宁静,经过妈妈的努力,母子平安。

第二年的一天中午,医院突然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提着鸡鸭,有的挑着糯米饭,有的放着鞭炮,有个中年男子走到妈妈身边激动地说:“医生,医生,谢谢你救了我的老婆和孩子……”那一刻,我就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像妈妈一样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在他老家立新房子,同学们很好奇,想到班主任家看看,作为班长的我带几个同学走山路去班主任家,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只好到最近的村民家去问路,问路的过程中,老人说我看起来有点面熟,就问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是干什么的? 我说出了爸爸妈妈的名字,老人开心地说:“我认识你的爸爸妈妈,你妈妈还到我家给我看过病呢,当时因为我病得太久,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你妈妈看我可怜就免费送了一些药给我,她是我的恩人啊。”说着老人拉我

们进屋煮饭给我们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顿午饭一直是我吃过最香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家乡的景象已焕然一新。现在的医院不仅有漂亮的楼房,而且设备齐全、医资力量雄厚。在妈妈的熏陶下我也选择了医学院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继承妈妈的事业,而是到离家很远的外县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参加工作前夜妈妈叮嘱我:女孩子家一定要本本分分做人,要勤勤恳恳做事,在平时工作中要学会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对老百姓一定要尊重、要客气,不要忘本,不要怕吃苦。带着妈妈的嘱托我认真工作,努力学习。工作以来,曾获得全县道德模范、全州十佳民警、全省十佳好媳妇、全省优秀技术人才等荣誉。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特殊,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妈妈。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妈妈来了,她不但要帮我照看孩子,还要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有一次出差回来,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打开家门时,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准备着可口的饭菜,她的头上多了几缕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愈发明显。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牵起妈妈的手,虽然粗糙,但是那种温暖却从未改变。这一刻,我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的手纤细娇嫩,那双手牵着小小的我,让我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现在,妈妈又要为了女儿,放弃悠闲的生活,把爱延续给下一代。

如今,很少有机会再握妈妈那被岁月斑驳的手、被风雨吞噬的手,但是在我所有的日子里,永远都有一双无形的温暖巨手,有力的携着我;妈妈的手永远是握梦中温暖的安详的港湾。

妈妈,永远是那个只要一息尚存,就愿为你披荆斩棘,为你遮挡风雨的存在。愿时光慢点走,让我多牵牵妈妈的手!

的时候,我们会采摘野果,像野草莓、野荔枝和山植等,收获回家后,放在阳台上晒干,或者加工成蜜饯等,于冬季时享用。

野猪、野山羊和野兔经常出没森林。野猪凶悍,见人还直愣愣朝人冲过来,大有后现代森林一山之王的气势,妈妈让我们不要怕,遇见攻击我们的野猪,会拿起树枝还石头反击,必须多人合围才能将其拿下。往森林深处走的时候,她会叫上爸爸一起,带上铁叉子,搞不定野猪,他们就会绕道而行。运气好的话,他们会猎上一两只野兔,清理干净,和野生菌一起炖,为全家人改善伙食。

妈妈一生离不开她的大森林。开荒、耕种、孕育及收获,四季轮回,她却乐此不疲地不辍劳作,她说,饱满的颗粒是她幸福的动力。

大多时候,我跟随妈妈去森林里开荒,她在播撒,我则满山去捉蜻蜓和蝴蝶,有时候也收集蜜蜂、野花。

森林中各个季节景色也不一样。春天,森林里开满山花,杜鹃花首当其冲成为山花之王,漫山遍野都见它们摇曳的美;夏天是泉水演奏的季节,不管从哪个方向进山,你都会听到泉水叮咚响;秋天和冬天,山里饱满的果实层层叠叠,如果没有雪,它们就一直挂在树上,瓜熟蒂落的时候,也是叶落归根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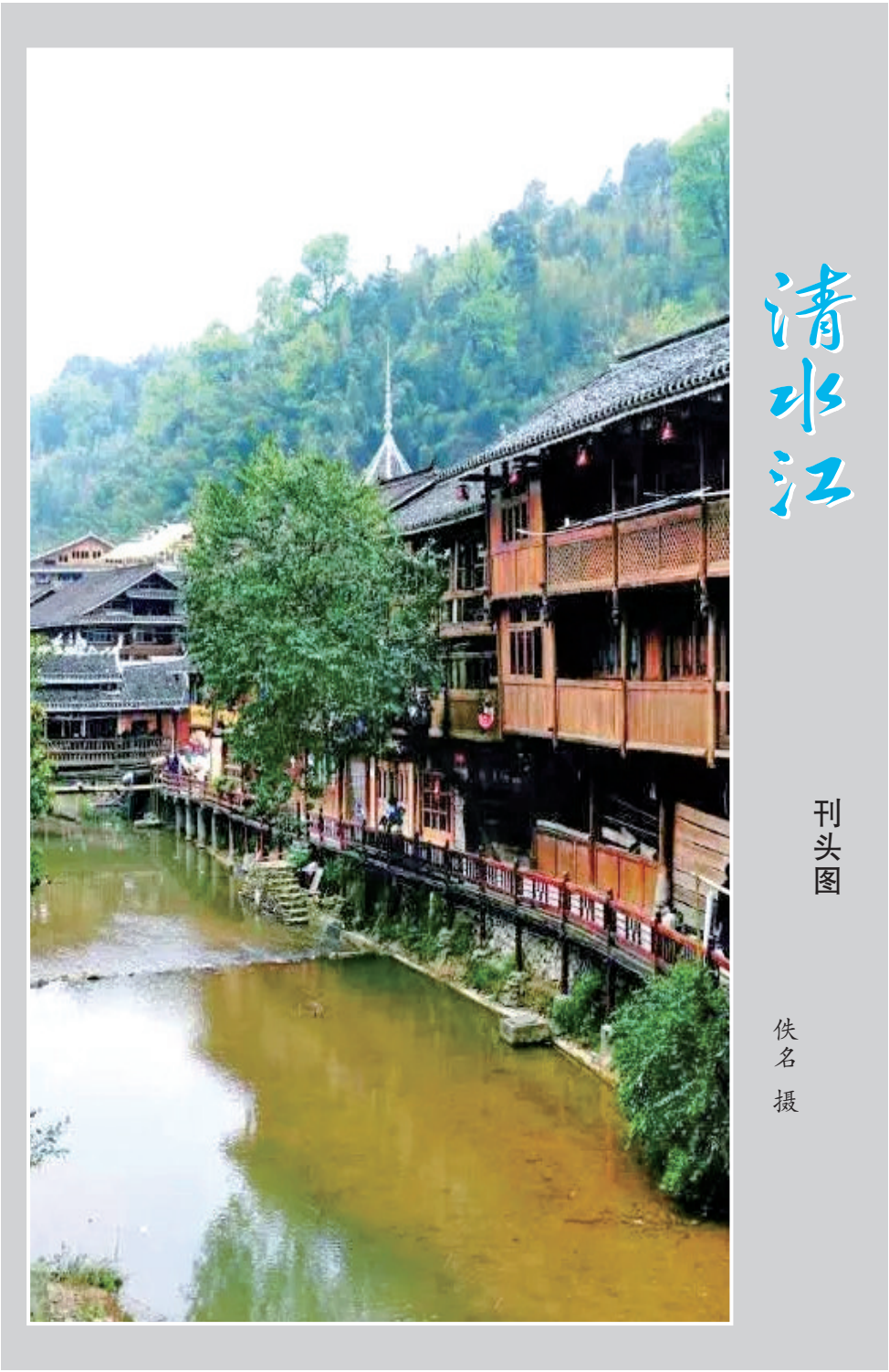
山春草木深,万物皆是灵。妈妈终于变成了森林的一分子,或许她已是天上展翅高飞的那只凤凰,或许已融入盛开灿烂的花中,又或许是默默守护天地的一棵树? 多年后我走进妈妈的森林,微风徐过,仿似妈妈的手轻抚过我的泪。我知道妈妈在森林中已有归处,在万物生的季节,生万物。在春回大地百花笑中,千姿百媚地生长着自己的灵魂。

人。母亲瘦弱的身體背着跟她人一般大的背篋沿着乡村小路割猪草,走了很远才割满一背篋,回到家时已是满头大汗。跟往常一样,母亲放下背篋,便开始用机子剥猪草,多年来,母亲从来没有在干活上出现差错,唯独这次让母亲含泪失去了三根手指头。当时只有我和父亲在家,看到母亲受伤的手献血直流,泪水一下模糊了我的眼。那时交通不便,父亲只好搀扶着母亲走了两公里的路,我在后面焦急跟着,山路崎岖走了很久才到荷塘村卫生室。但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母亲受伤的手很难痊愈。因为医治不好母亲的手,我一直觉得那天回家的路走得特别艰难。母亲怕花钱对父亲说“买药太花钱了,左手少三根手指头没有什么影响。”甚至被人问及此事时,坚强的母亲反倒宽慰起别人:“完全没有影响,还是能做事的”。短暂的休息后,不顾我们的劝告,倔强的母亲又下地干起了农活。母亲永远将生活的痛苦藏在心底,照耀我们的永远是她的乐观。

母亲的背篋背我去山上放牛,背柴火回家,背自家喂养杀的猪肉、自家种的菜去集市里卖。小时候我总盼着乡场赶集的日子,因为母亲的背篋能背回来了糖果或者油炸粑。母亲的“万能背篋”能背来油盐、背来新衣服、背来我们的学费。2009 年我的侄儿出生了,母亲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远到凯里二哥家带侄儿。那年我从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毕业,落选公务员招考,心灰意冷。母亲鼓励我先找一份事情做,慢慢地备考。我参加辅警招聘,成为凯里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的一名辅警,经过三年的努力,2011 年春,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成为警察前,母亲给我送来一双白色网球鞋,同时还塞给我皱巴巴的 100 元钱,说“我没有文化,又不能

帮你做什么,看你天天锻炼,给你买了一双鞋。”体能考试那天,我穿着母亲几十块钱买来的球鞋,想起小时候赶集回来的母亲背篋里背来糖果、新鞋子……感觉自己“像飞一样”,我只用 3 分 07 秒拿到了当天考场 1000 米第一名,那个写着“第一”的小纸片被我拿到相馆过塑,至今还挂在家里的墙上。2011 年春,我以总成绩第一名考入岑巩县公安局,成为一名交通警察,因工作需要,2013 年 2 月,我调入凯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2014 年第二季度因工作突出,被凯里市公安局授予“民警之星”。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号角,2017 年 3 月,我有幸成为凯里市旁海镇水寨村驻村第一书记。临行前,母亲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虽没有千言万语,但从她慈祥的微笑,我知道母亲在叮嘱我对群众一定要像对亲人一样。来到水寨村,我遇到许许多多背背篋的群众,我也常背着背篋下地干活。初时,乡亲们都叫我“干部”,我告诉他们我也是农民的孩子,母亲叫我“水长”。之后乡亲们都叫我“水长”。看着贫困的乡情,让我想起自己贫寒的童年,我下定决心要与千百名父老乡亲一起攻坚克难,斩断苗寨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穷根,在组织帮助和乡亲共同努力下,水寨脱贫了。2021 年 2 月 25 日,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并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表彰。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耳边母亲在一遍遍唤我名字,水寨村的千百个母亲也在一遍遍唤我名字。“水长”,母亲给了我第一次生命,教我坚强生长;“水长”,千百个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更懂得事业前进的方向。

鱼永远离不开水,我永远离不开母亲。谨以此文感谢我的母亲——我的娘。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 摄

□ 陈卫卫

春谷声里的母亲

老屋所在的那一片居民区就要拆了,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来到这所留存有许多童年记忆的屋子里。在厨房的柴草堆里,我又见到了那只堆积了许多灰尘的石臼,不禁默默地伫立了好久。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年,母亲赶了十几里坑坑洼洼的土路来镇上看我。她知道我爱吃春的米,特意花了一星期春一袋大米扛到我单位。看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母亲,我心里直发酸:“妈,镇上粮店有米卖,您何必跑这么老远的路呢?”母亲说:“孩子,还是自家春的米香啊!”如今,母亲早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现在的好日子也不用再春谷了。然而每当她捣臼的身影以及那捣臼声浮上心头时,我总是长长地沉浸在母亲爱的温暖中而热泪盈眶。

的粥锅里捞出米粒,分给我们兄妹几个吃。她自己只盛一碗米汤,就着咸菜吃。这时的我们,都懂事地争着从自己的小碗中拨出一些米粒给母亲。可母亲哪里肯要,她噙着泪花,左哄右劝地让我们吃下去。后来,村里建起了粮食加工厂。但母亲为了省下来供我们兄妹读书,连 50 公斤稻谷只需 4 角钱的加工费也舍不得花。一到晚上,母亲仍然不顾白天的辛劳,佝偻着日渐衰弱的身躯坐在石臼前,春那怎么也春不完的谷。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年,母亲赶了十几里坑坑洼洼的土路来镇上看我。她知道我爱吃春的米,特意花了一星期春一袋大米扛到我单位。看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母亲,我心里直发酸:“妈,镇上粮店有米卖,您何必跑这么老远的路呢?”母亲说:“孩子,还是自家春的米香啊!”如今,母亲早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现在的好日子也不用再春谷了。然而每当她捣臼的身影以及那捣臼声浮上心头时,我总是长长地沉浸在母亲爱的温暖中而热泪盈眶。



□ 楚槐序

侗族大歌及其他

(组诗四首)

侗族大歌

口传心授。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天地之间,披荆斩棘祖先的所见与所思,再现在这代代相传的歌声里我们仿佛置身其境遇见往逝的光阴,溯源起在山野开辟居所者的漫长艰辛。放下自酿的米酒回味那份古老的勇气群山托举月明,大地悠然的沉醉于,一种万物各安其命的寂静,浩荡的美无从言说大歌从一条流淌的小溪开始潺潺起音。在万人的口中山水与虫鸣联姻,编织清风的丝绸,跌入浩瀚的时间里一种没有指挥的多声部民谣众低独高,复调式的合唱歌声从漫山遍野响起展现给你的,在梯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民族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奏鸣曲,灿烂夺目的记忆闻此乐,如面流水的狂澜你成为,一朵面庞呆滞的云

风雨桥

青山与青山隔峡对坐杉木明哲保身,流水推开石头一条步履蹒跚的窄溪在侗乡人洗衣的叙事里被棒槌反复追踪四顾的涟漪多属虚晃一枪只有泡沫不停流脓抬望眼,绿野盈满你的美目一个人在桥上静观四时身后的群山在清风中褶皱水汽使你置身雾中居高临下,仿佛可以随手擒获脚下的这条河流风雨照来,劳作者的避风港也在晴日,作避暑闲谈之用年轻男女的山歌互对小琵琶,拨动彼此内心的暗流,动用眉目倾诉一种爱情,痴守的来由由此出山闯荡的人亦由此,魂归堂屋依山傍水而生,靠山面水而死风雨桥是祖先庇佑的庭院也是居于远方的离人隐隐作痛的乡愁一座桥,既送行人往返两山也贯通生与死,有始有终

吊脚楼

在西南,深山的白云性情孤僻,一座无欲的青山陪着一群木头,实现了世代隐居。几根竖柱便可以扛起一座屋子的腹部它的脊背,倚靠在枯瘦的山岭溪水从它的唇边掠过泛起水雾淋漓天空的冷暖,难以探清农家人的虚实结合统一悬空与实地模糊的界限有草木遮掩在风中晃悠的山水不再泾渭分明这是依山而建的半干栏式民居,面饮溪流溯源一段潮湿的原始有巢氏的记忆。浓雾附身加持了它的神秘性一种朦胧感尾随而至在你的眼里,游弋宛如西域,蒙纱的美女楼主擅长的技艺是动用歌声养育屋顶在吊脚楼的怀里散布家禽,靠山面水而生虔诚的采集在青绿里漂浮的灵魂

芦笙

天空足够老时,月亮就顺势地圆了我们围站在紧贴村庄的河岸上在一堆如日中天的柴火面前流水在侧,吐露出微弱的忧伤手持芦笙的人,缓缓出声掀起一首古老曲子,乐音的浪潮那些在岸边胡乱布局的石头备受火焰熏陶。月光从夜空中迢迢赶来,披在曼舞者的身上胆小如鼠的风声,匍匐在黑暗的深处,试探性地发出轻声嘶吼,畏惧这样的声势浩荡这是自然赠予的游方场古朴悠扬的笙音从心底浮起举足维艰的舞步,映照出千年里翻山越岭的迁徙模样图腾般的象征,舞姿在笙音中转换,往事如在眼前流淌族群共舞,历史汇聚的凝重悲怆芦笙吹响,吹奏命运多舛的苗民——生生不息的寄望那是一种饱尝磨难之后的顽强芦笙歌唱,天涯亦如故乡它那微小的音孔,也是一枚在用心画圆的月亮